



散文

散文評審委員



李洗金先生（召集人）

福建省林森縣人，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文學碩士。曾任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系、國文研究所教授、系主任、所長、教訓導長。現任師大國文研究所教授、教育部學術審議委員會常務委員。著有昭明文選通段文字考、孝經疏證、揚子法言探微、中國文化概論、中國文學家故事、中國文學中的民族意識、蔡琰悲憤詩釋疑、論語孟子孝經的文學價值、中國文字的內涵、書法藝術所具現的人格意義等二十餘種學術論著。



孫如陵先生

七十五歲，貴州人，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畢業。中央日報主筆、主編中央副刊二十餘年，著有寫作與投稿、報學研究、方塊百篇、方塊百篇等。



沈謙先生

江蘇東台人，師大國文研究所文學博士。曾任幼獅月刊主編、幼獅學誌主編，中興大學中文系主任，空中大學人文學系主任。現任國立空中大學人文學系副教授。中國古典文學研究會常務理事，中國青年寫作協會常務理事、中華民國演說藝術學會常務理事。著有「期待批評時代的來臨」（時報）、「文心雕龍批評論發微」（聯經）、「神話、愛情、詩」（尚友）、「文心雕龍與現代修辭學」（益智）等。



李威熊先生

台灣南投人，民國三十年生。畢業於省立台中師範學校、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中文研究所，六十四年獲得國家文學博士。曾任小學、中學教師，省立台中師專講師、副教授，私立靜宜文理學院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國立政治大學中文系主任、中文研究所教授，孔孟學會執行秘書。著有問學叢談、根葉集、漢學導讀、董仲舒與西漢學術、村夫野語、民俗文化的歸向，中國文化精神的探索等書。



張以仁先生

湖南醴陵人，台大中文研究所碩士。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兼第一組主任，台大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國科會人文社會組副組長。現任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研究員，台大中文系教授、高雄市文獻會委員、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委員會委員。著作有專書國語左傳論集、中國語文學論集、國語虛詞集釋、春秋史論集及其他學術論文五十餘篇。長於古典詩詞及散文寫作，發表作品近百篇，其中「空餘懷慕千行淚」一文選入中學國文教師手冊。民國七十四、五年間為高雄新聞報撰寫專欄「山海經」頗獲讀者好評。



鄒敦伶

56.3.12.生

台北市人

北市師專畢業

現職

北市國語實小教師

作品

信是有緣（小說集，林白版）

曾發表作品類型有童詩、童話、新詩、散文、小說、廣播劇本等，散見報章雜誌

風鈴叮噹

散文第一名 鄒敦伶

一串風鈴掛在簷下，不時輕輕的互相啃著。風來了，叮叮噹噹著實忙碌了好一會兒；風遠了，還窸窣窸窣兀自搖晃。他閉起眼睛，想像風在四周的流竄。

這些風，該是由南方的海面升起，橫過廣大的平原，越過低矮的丘陵，然後投向這靠海的盆地。他想到那陣剛和風鈴邂逅過的風，已經不再年輕，畢竟也是經歷了這般曲折才來。怪不得，剛才他彷彿聞到一陣稻香，必須是健康的秧苗，辛苦撐著的一串串結實稻穗。對風來說，在不太遠的哪裡，必定有一方值得惦念的青田。

不知從什麼時候開始，他就喜歡這樣靜靜的和風交談。只要閉起眼睛，風就毫不生澀的包圍著他，從每個毛孔滲進，直奔心田。有時讓他覺得溫暖，有時讓他覺得寒冷。最近幾年，他逐漸把觀風當作生活的一部分。夜深人靜時，他嫉妒風的灑脫，連接下來要去哪兒，也高傲的不吐露半句。

這是讓人羨慕的郊區大別墅，屋頂花園有張舒適的躺椅。入夜後，精心設計的仿古路燈格外醒目，是盛裝赴宴。抬頭望，有星星，有時有月亮，是另一種無聲的高貴。有一次，他想起一闕許久沒讀的詞，對著月亮吟誦：「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惟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念完後，他發現自己眼角微濕。想嘲笑自己的無故生情，呵呵一笑竟全是真正的尷尬和淒涼，他訕訕的不曉得該不該安慰自己。而風，依舊徐徐的吹著。

風，總讓他想起一些幾乎忘記的事。

在他很小的時候，傍晚父親替他洗好澡，換上乾淨的衣服，把他抱到屋外。那時，他們全家住在一間租來的小房子，只有一個房間。他和父親在外，可以看見母親在帆布搭出來的半壁小廚房揮刀弄鏟，一陣陣煙味隨風四處飄散，煮飯的鐵鍋外圍總是黑的。母親一叫喚，父親就會把他從腿上移到椅子上單獨坐一會兒，趨向前接過一碗湯或一盤菜，再回來抱起他。有時他邁著不太穩的步子，也到母親面前要幫忙，母親會笑著遞過來一片青綠的菜葉讓他玩耍。傍晚，涼風，老式廚房的炭煙味，和父親那雙結實的手臂，總讓他湧起一股安定的幸福感受。

吃過飯，一家人都在外頭乘涼，母親用手輕拍他的背，父親呢呢喃喃的講些老舊的日本童話，不知不覺中他睡著了。現在想起，竟有種錯覺，彷彿那時拍他的，不全是母親的手，還有南台灣輕柔的夜風。

等到長大些，他才知道父親的浪漫不羈，不肯常久安於一件相同的職業，使得家裡一直隱藏著危機。在他還沒出生時，父親聽說山人缺衣服，投下大部分的積蓄買了幾百件舊衣。哪知這些質地雖好顏色不夠鮮艷的衣服，一件也沒賣出。母親經常在昏黃燈光下踩縫衣機，試圖把舊衣改成一家人合適的尺寸。父親卻用其中一件裙子的裡布替他做了一個風箏，那些舊衣用了好多年。

父親當過一陣子漁夫，曾讓他跟著出海，那種潑辣的海風撕痛了他，顛簸的船身害得他大聲尖叫。他看見父親用力一拉，一網大大小小的魚就灑落在他腳邊。

他一直以為捕魚生活是愜意的，直到那個颱風襲擊的午後，暴風完全失去了理性，走到哪兒就掀起一地的殘敗景象。他在旗津當兵，親眼看見港口外一艘舢板翻覆，極其渺小的在大海中浮沈，他才略微感受到父親那幾年擔著的風險。

父親離開海洋，投向當時最賺錢的建築業。父親常笑說怎樣把一擔擔的磚塊由一樓挑到七樓，嘴裡總有煙味酒味，臂上總有深深淺淺的刮痕。鷹架總得仰起頭才看得全，他很慶幸，那時父親沒有一腳踏空。

之後，父親總算有較安定的職業，不必像風兒四處流浪。租得幾塊田，開始當農夫。然而只收割幾季，就逢到稻價暴跌，倉庫都放不下了，田裡的又都還沒採收。父親在母親的堅持下參加一項考試，取得小學老師的資格，帶著他們來到北部。

他一直懷疑，父親只有開朗樂觀的容顏，沒有悲傷沮喪的時候，是用什麼克服那幾年的不順？慢慢的，他越長越高，超過了父親。一低頭，就看到那頂日益稀疏的頭顱。他在北部受了大部分的教育，是典型自視甚重的讀書人。看到父親為了增加收入，利用課餘幫人抄寫文件，往往覺得卑微得可憐。

母親較能適應逐漸緊張忙碌的生活步調，興高采烈的學做都市人。年紀越大，越顯得容光煥發，儼然一種掩不住的貴婦人氣質。父親在這幾年加速的蒼老，變得非常嘮叨。一件事不但要反反覆覆的說明，還要再三反問才放心，常常把他弄得很煩。大學聯考那一天，父親叮嚀了半小時還不讓他走，最後他忍不住罵了句衝出去叫計程車，留下錯愕的父親。他在計程車上想起遠遠被拋在後頭，父親牽機車發呆的模樣，離得越遠，反而越清晰。

他上大學那幾年，最怕父親跟同學見面。沒兩三句話，盡是些忠孝仁義的誨人道理，讓人覺得可笑和落伍。同學反

而覺得母親親切，打牌、彈吉他、郊遊都玩得起來。最常見的情況是，父親關在房裡，母親陪他和同學笑鬧。

當兵那年，父親從國小退休，終日清閒。母親加入清潔用品的直銷工作，反而更加忙碌，家裡常只剩父親看家。偶而他休假，父親會興匆匆的弄一桌東西給他吃，他怕極了這些味道不對、手藝不佳的東西。朋友打來的電話，父親總是無法清楚的轉述，常讓他聽了很氣憤。當父親怯怯的說：「不知道哪天有人打電話給你，我忘了他叫什麼，好像叫你到哪裡等他。」人物、事件、時間、地點，沒一樣明確的。他常為此向母親抱怨，和父親吵架，父親聽了仍笑呵呵不當回事似的。

父親生錯了，永遠比時代慢一步。全家人都覺得「一家之主」越來越遲鈍、礙事，連他自己也有自知之明，陽台變成父親的避難所。他找不到，問聲：「爸呢？」最常得到的答案是：「還不是在陽台吹風！」

有時他想好好的跟父親溝通，正經的教他一些事，父親卻像頑童一樣心不在焉。這些都讓他覺得生氣！

他要出國那一天，父親在陽台上睡著了。老花眼鏡掉了，手中的搖扇被枕在背後。這次一走，不是台北到高雄，而是越過大半個地球。他仔細瞧瞧熟睡中的父親，肚皮寬鬆，身上已經有許多贅肉。牙齒最近才去整修，已經蛀得非換假牙不可。那些幼時突起成一塊塊的肌肉，似乎全都被吹平了。是老了嗎？母親一點都看不出來呀！父親一翻身，口涎順著微張的嘴吧流出。哎，老了，他一直不願承認的事實。他原想說聲：「我走了。」看到父親熟睡，那一聲招呼終究沒打。睡過頭的父親，據說自責得很。

在國外那幾年，每當風起，便想家想得厲害。有一次半夜驚醒，千真萬確是種砂糖、嫩薑、醬油混合的味道，那是父親發明的一道點心，沾醬油吃的，他常常為這些夢境感到困惑。

母親的長信詳述家中瑣事，父親的信是三言兩句的古文，不外乎叫他學成歸國報效國家。薄薄的郵簡，一不小心就被風吹走了。他聽說父親用竹桿串成一個風鈴，眼前馬上浮現幼時能幹的父親。

終於父親的信冗長些，提到有個遠房堂弟從湖南老家到美國念書。那是他第一次聽到父親說大陸的家，說出比：「籍貫：湖南省永興縣」更多的資料。他還沒等到有關堂弟進一步的消息，就接到家中緊急的電話通知。他來不及回到家，心臟病突發的父親急救失敗，他只趕得上奔喪！靈堂中的父親，熟睡的姿態竟跟他要出國時一模一樣。如果那時他叫醒父親，那麼這次父親是否也不致於長睡不醒？

屋裡氾濫了大塊的白粗布，母親洗去脂粉，鎮定高貴。也許是父親迷糊的時間夠久了，過去了反倒讓人了卻一番心事，他在靈前並沒有染上太多的悲傷。一到陽台，涼椅還在，那串自製的風鈴撞擊，發出清亮的聲音。物是人非，反倒逼出他的眼淚。他把風鈴帶回美國，愛上了風，雖然總惹得他悲悲切切。

從母親口裡，他知道父親是流亡學生。祖父祖母早逝，跟隨軍隊到台灣。老兵不死，像是生命力極為堅韌的植物，岩縫裡、沙堆裡都能生存。在美國那幾年，他想起父親的逆來順受，從不發脾氣，不免聯想到自己也是客居他鄉，必須忍辱負重。

父親從友人那兒輾轉得到家鄉消息，正要進一步聯繫，卻戲劇性的畫上休止符。

甚至，他跟美國友人一道去了一趟大陸。帶著他們遊長江、上長城。那兒的風真大，一望無際的稻田、麥田，順著風的來去低頭翹首。大風助長了錢塘潮，打在岩壁上聲勢驚人。父親沒留下正確的地址，他走在永興的小路上，許多小孩躲在牆後，露出半個臉蛋看他們。他似乎在裡頭發現一個小小的男孩，是幼時的父親！這些小孩怕是沒什麼機會離開這兒吧？原本父親也不必那樣飄洋過海的，可以不必落得老死他鄉。

他回國後，工作一直很順利。娶妻、生子，生活越來越好。開放探親後，他陪母親遊廣西桂林。在途中他想到父親畢竟早死了幾年，早知道局勢會有這樣的演變，一定可以再熬幾年的。其實他心知肚明，父親早在退休時就死了，死於母親和自己對他的冷漠和不再依賴。不受重視的父親，自覺不再有價值，逐漸封閉自己邁向死亡。

現在，他偶而覺得眼睛模糊，看報紙時恨不得手長一截。他打高爾夫、打網球時不再矯健如昔。他的體重開始一丁點一丁點的增加，從孩子那兒，他有越來越多聽不懂的字眼。他常常在花園乘涼，一不小心就睡著。他總是懶洋洋的，很容易陷入沈思和回憶。這時他更能體會到父親面臨老境的心情。他有些抱歉，父親的死不全是他的錯，那時家人卻是真正的背棄了父親。那樣一個脆弱的老人，吐盡最後一口絲，卻還得不到丁點回報。午夜夢迴，他常汗顏，是什麼讓二十幾歲的他那樣殘忍？

風鈴叮噹，彷彿一個女子走過。柔弱的父親一直以母性的慈愛，對待他這個惟一的孩子。他現在全然能體會父親孤獨在陽台乘涼的心情，他在夢裡見到父親。有時是年輕的淘氣模樣，有時是年老的謙卑姿態，總伴隨一陣叮叮噹噹的配樂。

有時風鈴明明想停，可是風還不止呵！那叮噹聲，便夾雜了一些惋惜和無奈的意味。屋頂風大，卻吹不乾夢中的眼淚，一直溢到夢境之外。

評語：

主題正確，字裏行間流露父子的深情，真摯而動人。「養兒方知父母恩」，本文作了現身說法。委婉曲折，生動自然。



詹益川

10. 8. 7. 生

台灣苗栗人

省立台中一中畢業

日本明治藥專畢業

經歷／

國中教師廿五年

現職／

已退休

作品／

出版詩集三冊（「綠血球」、「太陽、蝴蝶花」、「實驗室」）

極短篇「母親的遺產」獲得聯合報極短篇獎

中篇小說「死亡航路」發表在「文學界」

其他，詩、兒童詩、散文、童話等發表在各報紙、雜誌上

有心栽花花必開

散文第二名 詹益川

一
我曾在苗栗縣鄉下，當國中理化科教師。今年正七十歲，退休後已過了九年。回想往事，又苦又甜。國中教學時的點點滴滴，有時湧浮在腦海上，有時重現在夢境中。

二
教師時代我是個大胖子。又是四眼田雞。不喜歡穿西裝結領帶，也不愛戴帽子。又怕騎腳踏車。每天步行二十分鐘到學校，又步行回家。自認為最好的運動。教書二十五年，學生沒有給我甚麼綽號，從頭到尾我就是「詹老師」。這是我的學生也是我的女兒告訴我的。

三

我常對學生說的話是：

「各位同學，上課時不要太緊張。你們想一想，壓緊的海綿會不會吸收水呢？你們要輕鬆愉快的心情上課，盡量吸收知識才好。」

「功課，不及格也無所謂。可是，做人，一定要及格才行！」

「人生就是一連串的實驗，不要怕失敗。繼續努力，最後，成功一定是你的！」

「多運動、多笑容、多學習、多創造！」

「人生快樂的秘訣是，『發揮愛心』四個字！」

四

詹老師：「剛才講話的同學是那一位？」

學生們：「……」。

詹老師：「自己做的事，自己要負責——。」

一學生：「老師，是我，對不起——。」

詹老師：「好，扣你的平常分數『負十分』。你很老實，以後上課時不要再講話。」

五

我覺得男生是果樹。將來必須要努力成果，貢獻社會、人類。女生是花卉。日後一定要美化家庭，傳宗接代。所以我每天愉快地，灌水、施肥、拔草、除蟲……。

六

教理化科，我重視物理、化學的實驗。我認真地準備，認真地實驗，使學生喜欢上理化課。學生也興高采烈地做實驗。一分耕耘，一分收穫。縣主辦的理化科競試曾獲得第一名。科學展覽會也拿到第二名、第三名。

七

有一次，理化實驗完後我在洗手。洗完手，我就把手上的水珠，彈在旁邊陳女同學可愛的臉上。陳女同學的可愛臉上。陳同學反射地把口水吐在我的實驗白衣上。一時我呆住了。我無言地用手帕擦掉口水，無言地回去辦公室。一會兒，陳同學站在我的面前。細聲地說：

「詹老師，我錯了。對不起老師——。」

我就說：「老師先錯了，是老師對不起妳——。」

我時時在想；老師一定要愛護學生。學生愛不愛老師沒關係。

八

「老師，聽說您會寫詩。請您寫一首科學的兒童詩給我們欣賞好不好？」

有一位學生這樣問我。我回答說：

「詩和科學是不容易熔合的兩樣東西。到現在為止我還沒看過也沒寫過科學的兒童詩。好，老師回家後，試一試吧。我想，科學時代一定要有科學詩才對。」

那天晚上，我就把昨天做過的空氣實驗為題材，試寫一首兒童科學詩。第二天，我把我的試作「空氣的實驗」油印分給那一班的學生看。我的作品如下：

空氣的實驗

我集中全部精神

觀察實驗中的一切變化

先在水盆的盆底上黏牢一枝小蠟燭

然後倒入半盆澄清的石灰水

再拿一個高大的直量筒

用粉筆在量筒外劃線做五等分

好，準備妥當，現在要開始實驗了

我胸部的心臟開始在跳動

把蠟燭點亮後很快地用量筒罩住

沒有多久我看到蠟燭的火焰漸漸縮小

最後，火焰熄滅而一條白煙上升

冷卻後石灰水變白而升進量筒內

水面正確地上升到五分之一的界線上

啊，我證明了氧氣占空氣的五分之一

有一種快感流傳我身體的每一部分！

我發覺，我的體內

有科學家的細胞在唱歌跳舞

兒童科學詩是可能還沒有人寫過。到今天，我還不知道我的一首試作到底是好詩或者壞詩。我希望我的試作刺激大家的創作心，在科學時代寫出優秀的兒童科學詩。

九

一學期一次的遠足日，有位三年級的導師請病假。教務主任叫我和另一位老師代理，帶那一班學生去遠足。我和另一位老師商量，去山谷檢化石做教材。那一位老師及學生都很高興贊成我的提議。因為以前有一位學生在山谷檢到化石叫我鑑別，所以我知道有化石的地方。我們師生跋山涉水，兩小時後到那處山谷。有清流的山溪，也有赤裸的斷崖。我先把關於化石的知識大體說明一下。再把同學分為兩隊，一隊找斷崖下，一隊尋山溪邊。尋找到化石的同學，一個一個拿給我看。大部分是貝殼類比較多。有二枚貝、鸚鵡貝、蝶螺等。到中午，我們休息吃便當。一邊吃美味的便當，一邊欣賞綺麗的山景，大家都心情愉快、精神爽朗。飯後大家又再尋找化石。有的學生找到樹根、樹葉、竹莖等的化石。有一位同學，終於找到一個珍貴的螃蟹化石。大家都跑來觀賞，驚歎大自然的傑作。搜集一百多個的化石，選比較好的數十個拿回學校。然後，我指導學生，把收集的化石分門別類整理，再繪圖附加說明，拿出參加縣的科學展覽會。結果得到第三名。

十

有一天，上課時太吵鬧。我發著比教室還大的脾氣。教室安靜了。忽然我仰看窗外的，比學校還大的白雲——。比山村還大的藍天——。我的臉有點羞紅了。隨之脾氣也雲消了。我就向學生說：

「各位同學，誰都有生氣的時候。那時候，你們要想一想，原子的大小只一埃到數埃之間。可是，宇宙的大小有一百多億光年呀。你們生氣或煩惱時，多看藍天吧！」

學生們的眼珠，染著藍色。我的眼眶，浮著淚液。

十一

我教書滿二十五年後申請退休。退休後一年多，有次我坐在汽車上。汽車走在鳳蝶追逐的山路。我把看窗外的視線移到車內時，看到一位小姐讓位給老太婆。偶然她帶著微笑的臉相對了我。小姐向我打招呼。

「詹老師，您好！」

「噢，妳是？……」

「我是您教過的學生呀。」

小姐微笑著回答。我突然想出穿學生服時的她。

「哦，哦，是了！」

那時候我才曉得，我自己栽培的花卉綻開了美麗的花朵！

十二

現在，我教過的學生有幾千位在社會上努力奮鬥。有的當鎮長，有的當議員，有的當國小、國中教師。其他也有醫生、護士、建築師、企業家、果農、各機關職員等。我只希望，他們都成了有愛心的人，貢獻社會、國家，過著健康快樂的生活。

評語：

作者敘述一生教學經驗，取材不拘一格，言教身教兼而有之。以具體的教學成果，表達深刻的教育理念，看來輕描淡寫，卻是筆力千鈞。



周宏昌

51.8.6.生

台灣嘉義人

國立高雄工專畢業

現職／

長途電信管理局第三工程總隊

作品／

教育部中華文化復興論文競賽佳作：

民族文化復興與國家現代化建設。

散見報章：「綈袍戀戀」、「蛙誌」、「驚

」、「笨拙媽媽」、「整頓治安急務之最」

就那麼一閃微光

散文第三名 周宏昌

當沙灘上的葬禮最後一束冥紙所焚燒的光，在黑暗中灰飛煙滅時，我的心已經歷了一場生命的試煉。我的耳際充滿了來自黑夜的大海上冷冽的風，彷彿聽到了風中有低沈的吼聲，他不停地對我說：「我就是真理，生命和道路。」

■ 真理 ■

落日已經沈到地平線下，送葬的村民把衣領拉得更高，意興闌珊地步向冷清的柏油路。路兩側的木麻黃張牙的樹枝向著蒼穹，瞧著天在雲眼，生活的弦線一下子合併起來。弔唁的人潮在暗夜降臨之前已悉數散盡。彷彿一個故事，還沒開始，就已寫下句點，我內心有一股失落的淒然。這股淒然恐怕也是人為萬物之靈的心理在作祟吧！以為我們可以讀透大地萬物，為之註釋、解析。

我回過頭，祭台上還放著死者的照片——一個空空的鏡框，素白的畫面任風潑灑。也好，他這一生從未拍過照片，一直到死。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

就這樣，他那雙有太多慘白的眼，好像慢慢地淌出濕潤，在黑紫的臉膛上滑下兩道光，無神的瞳孔凝向著我，我又看到了汪洋裏的鮭魚在浮屍時一尾一尾地用牠們生命的餘力游向沙灘上去擱淺死去後的眼。

其實，就像空白的鏡框，他的一生只是空白罷了。但是，他的死亡却代表了生命中某種不滅的光。

暗夜的沙灘上只剩下我孤單的身影，靜靜想念，想念是虔誠而沈默的膜拜。我摸摸手上光滑的貝殼，用力一擲，丟向黑沈沈的大海。這是一顆回憶的貝殼，也是他教我認識真理的第一顆貝殼。

我注視著貝殼落海的地方。在深沈的海底，也許他也聽到了貝殼落水的聲音吧！

這是一次懺悔的葬禮。死去的人已汨沒大海，所以沒有棺木也沒有墳場，參加葬禮的人有些是真正被感動的，有些只是來做一次儀式；不管誠與不誠，其實真正的關鍵在於自己是否願意定下心來痛定思痛。每一個心靈裡，都有錯綜複雜的動機，而各種行為不論好壞，都是內心裡不斷辯論掙扎而得的結果。這是一次懺悔的葬禮。

海浪一波又一波冲刷海底礁石，激起的浪花為海洋綉了一道好看而虛無的花邊。他必定衝過這道花邊，寫下他生命中最美麗、悲壯的一頁，救人、滅頂，壯烈的死亡。如他給我的貝殼寫下來的故事，絲絲揚輝。

站在黑暗中，反映著冥紙的火光，我可以細細回想，從他笨拙的言詞中，一句一句努力冒出的話：

「只……有……經過……黑暗……陰濕的地底埋藏……貝殼才會發亮……重生……。」

那時候，我的確驚訝一個低能兒童怎麼會講這些話，可是這些話却是我最早所得到的有關貝殼的知識。而現在，幾經悲歡離合後，他却為救人沈進茫茫的海底，含笑九泉。事實上，他的生命也是經過一段陰暗的埋藏歲月吧！

一段代遠年湮的漁村的童年生活，我們平常最喜愛的遊戲便是撿貝殼。算準潮汐時分，提著小鉛桶，在那段擺脫課本後的空白裏，我們這羣小毛頭奔向了無需裝載記憶的歲月。退潮後，在礁石區附近的海溝裡淺露著各式各樣的貝殼，大小各異。但是，這些死在海溝中的貝殼，在海洋中光彩炫爛了一生，死後經過海水的沖洗，已經光華盡殆，幾經波折，在退潮後被沖到沙灘上，業已淪入洗盡鉛華的噩運，待死須臾。每次拾獲這些貝殼，一陣歡呼後，接著便是聲聲嘆息。

滄海桑田，童年的嘆息聲中，也隱含著對生命的好奇與無奈，總會懷疑？為什麼死後的貝殼無法保持美麗的光澤呢？

有一陣子，我逕直在探詢這個問題的答案。

那年初秋的傍晚，我在防風林遇到他，才由他結結巴巴的話語中，片言可決：原來生命中的犧牲竟是那麼簡單的道理。我學會了把活著的貝殼埋在防風林的樹根下，經過一星期再把它挖出來，貝殼裡面的肉腐蝕了，再用海水輕輕沖洗，去污褪泥後，貝殼頓時煥發出美麗的光澤了！

仔細端詳手中的貝殼，它的完美因「缺陷」而顯示得更美。我只知道尋獲自然死亡的生命光輝，但是却忽略了沒有青春的犧牲，焉有死後的榮耀呢？

那一季秋，我從土裡挖出了第一顆瑰麗的貝殼；一霎那間，彷彿走在漆墨的山谷裡發現住家的爐火微光一樣，低迴不已，這是一次生命中的禮讚。

但是，在禮讚的背後，我依然納悶——這位被視為低能的同齡孩子為什麼懂得那麼多知識，是誰告訴他的？他真的

只是一個百無一長的白癡嗎？
我的疑惑隨著年歲的增長慢慢解開了……。

生命

雖然，大家都認為他是低能兒，漁村裡的人都叫他白癡。他給人的印象是斜眼、歪嘴的醜八怪，外帶一嘴期期艾艾的口吃，讓人直覺有點突梯滑稽吧。

但是，事後我才知道，他不笨。

小時候，在我們這羣孩子當中，他是被嘲弄的對象。他大概是我們所見最醜的男孩子，凹陷的五官像爛芭樂，矮壯的身子像冬瓜；三分不像人，七分却像鬼。／大胖呆，炒韭菜；冷冷阮不要，燒燒一碗來／自然而然地成為我們揶揄他的歌謠。

他有父母，有兄弟，也有名字，但是我們叫他：「白癡」，故意忘了他是誰，忘了他的尊嚴。其實，我們也忘了他的善良，忘了他的出生，忘了他所擔負的痛苦與淒怨，甚至忘了他是和我們一樣的人——一個會哭、會笑、有喜、有淚的人。

但是，不祇我們這羣孩子排斥他，連他的家人也不喜歡他，把他丟棄在土角厝房最陰暗的角落。

每次我們這羣小孩背著書包排隊上學，總會發現他躲在閻冥的牆角，張著眼睛看著我們，流露出一股欣羨的神情。

我也聽到他母親的怨天尤人，悽愴的說：「我造了什麼孽，為什麼要給我一個低能兒！」我看到另一種眼神，屬於失望、落寞的，對於生命一種抗議的眼神。

我們只會欺侮他，因為他比我們笨，我們已經忘了他的善良。或許，生命對於人是一種「比較」，比出身、比智慧、比外貌、……，在懵懂的童騷歲月裡。

而他的日子便註定在命途多舛的煉獄爬行。

如果他是一個正常人，但却遭受了別人不願遭受的折磨，他必定會生氣、憤怒；但是他並未生氣，只是張著嘴巴，默默領受生之命運。難道他是犯了罪的普羅米修斯，因為向人類傳授了智慧而註定要接受天神的責罰嗎？

但是這陰晦鬱塞的日子，並沒有減低他良善的光，如果他已經在接受懲罰了，但是他並沒有被懲罰所擊倒。生命只有在絕境的時候，才顯出韌性。

我慢慢發覺他的低能不是罪，而是良善的光，他的坎坷生命是世人的教育。他並不是沒有智力，只是智力較低。人生苦海、波深浪濶，只觀表面，不能認識波浪下原藏有廣大的深湛和寂靜。

後來，我離開漁村到外地求學；據說，他一個人在防風林蓋了小木屋，自己在海上捕魚，養活自己。雖然被認為是

一個愚笨的人，但是他從未拖累別人。

國中的第一個暑假後，我回到漁村，他教我認識了貝殼的光澤，也認識了生命的光。

我想：他往後的一生，將用來學習與他年齡不成比例之間的事，也許，會停留在童稚時期。他將面臨的是，無法適應社會的各種要求，他學得慢，而且，有些事學不會，我們無法知道什麼樣的神秘原因，使得他的學習狀態和我們如此不同。

說起來，他的一生並不是幸福的，在一個歧視又沒有愛的世界成長，但是他斜斜的眼瞳中並未因此失去對這個世界的愛。這些愛最後却導致了他的死亡，證明了在黑暗中，燭火的微光就能劃破整個世界的黑暗。

他沒有選擇生命，但是生命卻選擇了他。

他的懿行出於愛，他的生命終不渝為時空中的浮沫幻影。剎那即永恆。點點滴滴，都將收存在宇宙的大書裏，為生命註釋、解析。

道路

詩人說：「鮭魚在運河深水裏勇敢旅行。」

追尋的是人類知識不能理解的澎湃、壯闊、延續生命的大能。

相同的故事情節，不在千里外的異地，不需要經過時空與想像的包裝，在平淡、平凡的小漁港，一個垂手可得的海灘。

參加海灘葬禮的人多半是村裡的居民，其中有幾位是政府的官員。有些人在商量，建議在海邊建造一座捨己救人的銅像。

白幡迎風颯颯飄盪。

葬禮從黃昏就開始了，攝魂的噴吶聲，嗚嗚吹響。膚集在沙灘上的人羣不安地走動，不時，傳出陣陣竊竊私語聲：

「真奇怪，這個人『細漢時』看起來笨笨的，說話唧唧哦哦，又沒『讀過冊』，怎麼會做出那麼勇敢的『代誌』呢？」

有人回答：「你不知道，那一天黃昏，我看到他站在礁石上往下跳，冒著大浪去救那位失足落海的女學生，看他平常憨憨的，但是游泳技術很不錯。我看他在風浪中一上一下，站在沙灘上的遊客都為了他捏一把冷汗。」

「後來呢？」

「後來，他把女學生救到礁石區，自己却脫力，一個滔天浪花襲沖而下，他抓不牢又滑進浪裡了……」

「我走近他落海的礁石區，奢望與他再作最後一次話別，並想告訴他一個故事：

大海裡有一種魚，叫鮭魚。長約一公尺，體長紡錘形。每年九月，秋高氣爽時，也是母鮭魚棄海上溯河流而產卵的

時候，慈暉的溫馨和月光相輝映。母鮭魚產卵後旋即死亡，養育小鮭魚的工作就由公鮭魚全權代理；待小鮭魚長成後，公鮭魚功成身退，步母鮭魚後塵而逝。小鮭魚仍往大海裡逡巡，潮起潮落，日以繼夜，以我們不可知的勇氣，繁衍魚孫。

生命愈往上翻越一層，不是突然的存在，而是價值的存在；不是無奈的活著，而是莊嚴的挑戰。如勇敢潮流的鮭魚寫下來的故事。一種大無畏的本能，令人震懾。

我的故事說完了，他聽到嗎？

陣陣浪潮向我襲來，我彷彿聽到他沈在海底中的訕笑。

就在政府官員發表哀輓的弔祭文後，閃現出他的母親。看她緊鎖著雙眉，抿著嘴唇的抽咽神情，我的內心是十分心碎的，這種心碎除了感傷，還湧滿心房無法說出的自譴情懷——不僅是為她，也為紅塵中罹病的低能兒得不到世人平等的眼光之黯然苦痛悲惱。

我們這一羣人，曾經傷害他的人，而現在都佇立在四暗的沙灘上，飲泣吞聲。我不知道，經過這次生與死的洗禮，到底有多少人真正懺悔？又能喚醒多少人的良知？

涕泗滂沱的母親按照道士的指示，把葬禮奠祭的水酒灑向大海，最後暈厥倒地。

孩子，是母親命的延續；這人世間至真至善至美的真理。而生命可有不同的姿態（自怨自艾的母親和低能兒的他），但同樣是航行於真理之海。

我的手裡握著一顆他教我認識真理的貝殼，實實在在。在他短暫的生命中，被奚落為低能兒的歲月裡，就像這顆被埋在陰溼地底下的貝殼，經過了蟄伏終於放射出良善美麗的光。該不該物歸原主呢？

道士在唸完經後，燃焚起葬禮的最後一束冥紙，在這平凡的沙灘上，迸發他無法消蝕的永恆之光。

評語：

「燭火的微光，就能劃破整個世界的黑暗」，一個被大家忽視的低能兒，卻能做出最不平凡的事。這是作者所表達的人生哲理，用筆含蓄，寓意深刻。



滕明瑜

50.3.28生

湖南東安人

經歷／

軍職教官

現職／

海軍官校教官

作品／

心語（復興崗報）

當前老人問題與對策（北市老人協會

徵文佳作）

台北、台北（青年日報）

當前我國文化建設定向與做法（碩士

論文）

婆婆與我（鴻源百貨徵文佳作）

慈母心

散文佳作 滕明瑜

● 小學 ●

每次被留讀總是因為小手寫不完自己多筆劃的姓名，每回總是央求老爸取個容易的名，姓個簡單的姓，而每回總被哥哥姊姊們笑話，一向疼慣老公的媽，用那多繭的手，扶著我的手，一筆一劃地寫，戴著老花眼的她，老是把字寫得大大的，露在方格外面，而自己則忙著用削尖的橡皮擦，幫這四十一歲才有我的老母親，把格外的字跡擦乾淨，這個忙著寫，那個忙著擦，小學的作業大部份就是在這種情況下完成的。

小學畢業時，我在媽媽掌聲中領到生平第一張獎狀，也從爸爸口中知道，媽媽是富家獨生女，九族中沒有同齡的孩子，加上外祖父去世的早，外祖母又不識字，所以一切唸書的事得自己來，但，她始終是名列前茅。

● 國中 ●

被媽拉到觀音大士畫像前跪著，媽焚香祝禱喃喃有詞，不久，一把利剪剪斷了自小被人欣羨的烏溜溜長髮，眼眶有

些濕，但卻不敢當著笑盈盈的媽落淚，不習慣的清涼繞在頸後，讓自己莫名的空虛，也讓甫下班的父親叫錯了人，以為我是讀國二的小姊。

由於英文是第一次接觸，不會寫也不會唸，媽只有拿以前教「勺夕口」的老法子，用一盤龍眼和那濃重的湖北腔國語，一字字唸著「ABC」，廿六個字唸完，全家已經是笑得人仰馬翻，我走上前幫她擦乾額上的汗，心中明白爾後自己必須長大，靠自己的力量完成學業，再也不能仰賴媽媽一步一趨的幫助，從盤中拿走廿六個龍眼，我將它們當作我立志成長的紀念。

● 高中 ●

唯一最讓父母擔心的我，順順利利平平安安地考上本地的省立女中，連制服也理所當然地穿上姊的白衣黑裙，不合身的剪裁在自己身上晃盪，簡直有些滑稽，但一向愛美的自己，居然不以為忤，只因當時迷上校刑編輯，把惱人的一切全拋諸腦後，到了高三時，要準備大學聯考，才發現為時晚矣，窮追猛趕，逼得自己快透不過氣來。

一天，一把摟住老媽訴苦，痛罵大學聯考的殘酷，媽放下手上的活兒，定定地望著我，告訴這一向刁蠻的小丫頭，如果不是日本侵華，她可以順順當當完成高中學業，進入大學唸書。她朝著我笑笑說，以前家中沒幾個蹦子兒，誰敢談上大學唸書的事，就憑咱們眼前小戶人家的收入，是根本談不上。媽摸摸我微凸的後腦勺感慨地說，大學聯考是讓窮孩子也有公平競爭的讀書機會，該珍惜把握才是。看著她已有皺紋的臉龐，我知道，當年受阻的讀書夢，一定令她終生難忘。

● 大學 ●

同時考上了民間大學和軍校，我卻選擇了軍校，樂壞了黃埔出身的父親，卻急煞了寵慣我的媽媽，在簡陋的衣箱中拿出大小金飾和記載五十萬金額的存摺，她急著往我手裏塞，只央求我點頭答應不去唸軍校，她說好男都不當兵，我一個女娃去湊什麼熱鬧，原巴望唸個大學，好讓我找個婆家嫁了，也就了了心願，怎麼多出個唸軍校的麻煩。

第一次，我沒順她的心，由父親陪著去報到入伍，任憑她電話和信中怎般懇求，我依然咬著牙說不，只是苦了老爸被老媽冤枉，以為是他怕付不起孩子學費，慫恿我走上這條路。入伍結訓時，我的黝黑結實，幾乎讓媽媽驚駭得說不出話來，許久才認回我這女兒。而四年來，儘管年年以優異的成績，讓媽媽不再懷疑自己的抉擇，也讓爸退休後享受難得的清閒，只是媽仍擔心著，像個男孩的我，將來怎麼找婆家？

● 研究所 ●

一躲上閣樓，老媽的嘀咕就隨著樓梯爬呀爬地往耳膜中竄，什麼男大當婚，女大當嫁，彷彿這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八個兒女的教養，一點也沒累著她、嚇著她，打從自己說出要考研究所，立即又把這正煩著姊姊未嫁的老媽，給嚇得從椅上彈起，只要問她再唸書好不好，她一定把頭搖得像博浪鼓，嘴裏連說不可。姊個性較馴，依著媽的話，去相親會朋友，而我則一概以唸書當藉口，躲在閣樓看書，火得媽揚言要燒了我這放滿自小到大所有藏書的窩。

只是很不幸地，我又再次違了她的意，捲著舖蓋去唸研究所，媽媽一反過去的嘮叨，只靜靜地告訴我，女子無才便是德，固然過了時，但是，唸了書，學得多，反而看輕人間姻緣，未免失了倫常，女孩呀！再多才多藝也是離不開一廚房的柴米油鹽醬醋茶。

二年研究所的課程結束了，媽頭髮白得讓自己拔不完，拉著她和爸爸到學校看我領取第一名獎狀時，她並沒有像以往般鼓紅了掌迎接她的小丫頭，只是顛巍巍地扶著我的手，在那磨粗得如砂紙般的手心上寫著：

該嫁了吧！

評語：

以平實的筆調，依成長的過程，寫出父母對子女不變的關懷。不誇張、不矯飾，自然顯現出人間的骨肉親情。



何光明

39.7.24 生

臺灣基隆人

輔大法律系畢業

經歷／

記者、編輯、教師

現職／

台北市立啟聰學校教師

作品／

升旗(洪建全兒童文學創作獎童詩組第一名)

莫那魯道的悲歌(時報文學獎敘事詩佳作獎)

寫給祖國的七封信(中央日報文學獎散文類佳作)

影中人(教育部文藝創作獎短篇小說第三名)

火車的輪子走過(中央日報文學獎散文組第三名)

監

獄

散文佳作

何光明

把你關進監獄

他們撞於築牆

想要圍困中國

民國三十九年是一個起點，魏京生誕生，在中國的大地，苦難鋪成的一條長路迂迴又迂迴，延伸到你的面前來，魏京生，張開眼，抬起頭，勇敢地邁出小小的第一步，在父母的攙扶下，學習挺身向前，向前，鑄打永不回頭的決心，熬煉通往監牢的毅力。

在眾生裏來，在父母羽翼下成長，曾經是一個少年，少年不識愁滋味，只愁背誦那毛澤東的著作，一天一篇毛語錄，不能背誦，不准吃飯，這是共產黨何等長遠的計劃？這是共產黨何等殘忍的陰謀？

魔鬼拋下一條大毛蟲，爬上一葉大海棠，肥沃的顏色怎麼消失的？千瘡百孔怎麼形成的？沒有人提出問題，沒有人提出答案，只聽到唱頌歌的聲音，只聽到噉口號的聲音，越是害怕的人，唱得越多；越是發抖的人，喊得越響。

魏京生啊！你的父親是共產黨，你的母親是共產黨，你的叔叔是共產黨，你的伯伯是共產黨，你的老師是共產黨，你的鄰居是共產黨，他們與共產黨之間，你如何分辨？而你是一個激進的紅衛兵，中學生與紅衛兵之間，紅衛兵與共產黨之間，你又如何分辨？

為什麼？又為了誰？你們握拳揮臂，慷慨激昂；為什麼？又為了誰？你們東奔西跑，遊行示威，你不知道你們是一

粒粒被人擺設的棋子，你不知道你們是一個個用來鬥爭的籌碼。忙碌的魏京生啊！你們點燃的是什麼火把？你們照的是什麼善？你們燒的是什麼惡？

你不寂寞，屬於十七歲的，是「反江青」、「反陳伯達」、「砲打無產階級司令部」，這些罪名，隱藏多少欺騙的伎倆？為了共產黨，變成反對共產黨；要別人進去監獄，却叫自己進了監獄，從此你學會了，把黑夜和黎明顛倒，共產黨看得到的地方，在你的臉上不再反叛；共產黨看不到的地方，在你幼小的心靈裏，深深地留著反叛的烙印，那是被共產黨炙燒的、囚禁三個月的紀念品。

幻滅的魏京生、疑惑的魏京生，你將追求什麼樣的中國？你將尋找什麼樣的中國？在北京的校園裏，你的眼睛熟悉了什麼？在祖國土地上的蹂躪裏，你的脚印經歷了什麼？在人民大腦的暗房裏，你的思想發現了什麼？你和廣大的羣眾有何不同？廣大的羣眾和共產黨有何不同？你和共產黨有何不同？

為了毛澤東的統治地位，紅衛兵可以「勤王」；為了毛澤東的統治地位，紅衛兵也可以被指為必須鎮壓的「反動組織」。背誦毛語錄長大的少年、純潔的中學生、狂熱的紅衛兵、走出監獄的受刑人，魏京生啊！「接受再教育」去，到「廣潤天地」去；離開城市，到農村去；離開北京，到安徽去。

民國五十七年，在安徽，你聽到了死亡，你看到了死亡，不能不聽到，不能不看到，中國古代封建主義式的死亡，中國現代無產階級式的死亡，一次旱災，一個安徽，三百多萬條生命，像數也數不盡的藍色螞蟻，擺在龜裂的地皮上，用暴屍的姿態控訴，什麼「最優越的社會主義制度」！什麼二十年「偉大建設」！

井乾了，河枯了，這一段民族的歷史啊！用災民踉蹌的影子橫列而成，用災民淒厲的哭聲混奏而成，在祖國的大地，爬行數十里，只為了啊一滴水珠；在同胞的身上，割開死去的血管，只為了啊一次解渴；在他省的異鄉，乞討和搶盜，只為了啊一口食糧。他們活活地乾枯而死，他們活活地饑餓而死，他們一批接著一批倒了下去，在魏京生的四周，在沒有戰爭的年代、在共產黨統治的歲月。

「為人民服務」，白紙上是這麼寫著，白天裏是這麼說的，夜幕來臨的時候，魏京生，你知道了什麼？在你軍隊駐防的地方，在養豬場，飼養員餵豬的飼料放下去，豬隻公然圍過來搶著吃；飼養員離去了，老百姓暗地裏摸過來偷著吃。人食不如豬食，人豬爭食，偷吃被抓住，還要審問和鞭笞。人不如豬啊！不如豬！

共產黨給的，是「社會主義」；人民收到的，是「封建主義」。共產黨給的，是「無產階級專政」；人民收到的，是「專政無產階級」。共產黨給的，是毛澤東思想；人民收到的，是愚昧和貧苦。共產黨給的，是「反剝削」、「反壓迫」；人民收到的，是饑餓、是死亡。民國五十七年到六十五年，從離開北京到返回北京，用了八年的時間，繞過一段大啟示的路程，魏京生徹底覺悟了！他苦於思考民族的命運，他忙著探索中國的前途。

思考，思考；探索，探索。民國六十五年到六十八年，魏京生是一個冷靜的電工工人，在北京市公園管理處屬下的動物園裏，思考的魏京生不能不看到，囚籠裏，睡獅疲倦的眼神、猛虎終年踱著方步的急躁、飛鳥振翅不能做貼青雲、

海魚躍身不能湧潛深藍；探索的魏京生不能不聽到，在北京市，動物園之外，還有另一種囚籠，「秦城一號」與「功德林一號」監獄，鐵幕之內，還有慘無人道的黑幕，共產黨折磨共產黨，人凌虐人，權力毀滅權力；思考與探索的魏京生不能不想到，自由，以及賜予自由的民主，人權，以及保護人權的法治。他苦於思考民族的命運，他忙著探索中國的前途。

是父親，教你質疑共產主義的教條，是母親教你關懷貧窮和受壓迫的人，這兩條血管注入了你的肉體與靈魂，怎麼分離父親和母親，誕生你的也是造就你的。民國六十七年十月，魏京生的父母與魏京生，「斷絕關係」，中間割了一道鴻溝，那就是共產黨的傑作，父子不是父子，母子不是母子，不管你們是自願，或是被迫。但是，抽刀斷血，血還流，魏京生的父母，未嘗不明白；魏京生，未嘗不清楚。

離了父親，別了母親，中國長久以來沈寂了的大地，橫擱在你的胸臆，你已下定決心，躍入民主運動的大潮流。大字報是你唯一的武器，在西單民主牆上，在廣大青年熱烈的支持下，魏京生向馬克思主義開火，魏京生向毛澤東思想挑戰。民國六十八年，三月十一日，「探索」正式誕生了，不用經過共產黨的批准，只要中國土地和人民的同意，魏京生和魏京生的追隨者，都是站在羣眾裏的民主鬥士，立志要為民族犧牲，為中國而死，他們理直氣壯，指著鄧小平，要求第五個現代化——民主。

民主，民主，民主，共產黨不要它，但是人民要它，「四五論壇」呼應著，「中國人權」呼應著，「民主與時代」呼應著，「羣眾參考消息」呼應著，「北京之春」呼應著，「求是報」呼應著，「今天」呼應著，「沃土」呼應著，大陸的中國人呼應著，海外的中國人呼應著，毛澤東思想後退，後退，後退，魏京生思想前進，前進，前進。

你沒有刀，你沒有槍，你沒有權力，你沒有部隊，你不用漫罵，你不用煽動，你只是駁斥，你只是質問，面對歷史，面對真理，面對國與民，面對政與黨，共產黨害怕了，共產黨發抖了，不過是手寫的、油印的，一份最原始的刊物啊！魏京生的聲音，用「探索」向世界宣佈，十八天，十八天，才十八天，民國六十八年，三月二十九日的晚上，黃花崗七十二烈士的英靈被驚醒了，中國人永遠不會忘記這一個青年節，北京市公安局拘捕了魏京生。

民國五十六年，紅衛兵的你，還只是個小孩子，那一次，只因你三個月。民國六十八年，「探索」的你，已經是一個成熟的青年，這一次，要囚你六十個三個月，這一次，不是受了共產黨的欺騙，而是為了全中國的未來，而是為了你自己的理想，迎向冬天，走進監獄。

但是，共產黨向世界宣佈，被公開審判的魏京生，站出來，為什麼已經是一個光頭的定罪者？共產黨妄想無恥地欺騙，愚弄十三億人口的公理與正義！但是，我們看到陪審的羣眾之前，魏京生巨大的靈魂堅立在那裏辯護；我們聽到與脈搏共鳴的，魏京生嚴肅的聲音，傳佈開來，如慈悲的佛挺立而領首，為人類祈禱，舉世如一的圖片不朽，舉世如一的頂禮膜拜永恒，在諸擾攘之州，擺盪之洋，魏京生是世紀末的先知與勇者，站在共產黨審判者之前，審判共產黨。

在多事之秋，是誰差遣你來？在中國的土地也斷裂，戰亂的神州也淪入浩劫的時候，何幸你選擇並蒞臨中國，誕生

與成長在中國，成為一個中國人，用你的慧眼，攝入中國的苦難，攝入共產黨的真象。

你只是用類人的良知來辯護，從來不訴諸仇恨，去對付殘暴；從來不訴諸暴力，去對付壓迫；從來不發出攻擊，却發出比攻擊更強大的力量。你不是領導者，不是人羣之上的英雄，你只是一個最真誠的追隨者，追隨中國人內心向未來呼喚的聲音；你是民意的辯護者，你的背後，有億億萬萬的人口。

魏京生的靈魂，就是中國人的靈魂；魏京生的聲音，就是中國人的聲音；魏京生的思想，就是中國人的思想。什麼「懲治反革命條例」，嚇不倒天安門已經覺醒的大陸青年，嚇不倒天安門已經覺醒的大陸人民。一個魏京生被審判，億億萬萬個魏京生審判不了；一個魏京生走進監獄，億億萬萬個魏京生監禁不了。

評語：

寫魏京生的成長及其思想的轉變，表現出為追求真理的大無畏精神，也反映出大陸社會一些真實的現象，不落俗套，發人深省。



林奎甫

55.11.7生

臺灣雲林人

台大獸醫系畢業

現職／

服役

曾任／

台大獸醫系系刊總編輯

義工之愛

散文佳作 林奎甫

當熱愛生命的心靈交會時，
乍現的光芒都將化做永恆。

我有一雙藍白色的布鞋，它的外表已破舊不堪，我不再穿，可是却捨不得將它丟棄。因為，它沾有一百多隻狗的氣味。

× × ×

記得大四上學期的某一天，在報紙的小角落看到一則消息：「美籍人士畢維姬小姐將在國內與數位發起人成立流浪動物之家，以救助流浪街頭的狗貓。」心裏為之一顫，這不是我夢寐以求、蘊育已久的理想嗎？如今，終將實現。流浪街頭的可憐生命有福了，心裏暗自歡喜。當時，和班上同學政道一同向系圖謝小姐要了兩份義工申請表，報名當義工。第一次義工會議，約有二十位義工報到，他們都是非常愛狗，經過不同的途徑得知流浪動物之家招募義工而前來共襄盛舉。一番自我介紹，才得知義工多半是學生及來自不同階層的社會人士，彼此身分雖不同，但都懷有共同的理想——為流

浪生命建立一個溫暖的家。

負責召集義工的葉小姐，為我們簡介義工協助照顧狗貓的工作細節，以及為我們分組並分派到各獸醫院以便進行訓練事宜。我和政道被分派到景美獸醫院，院長是台大畢業的學長，特別有份親切感。每逢周六下午，我和政道必定準時報到，接著是為流浪狗，特別是患有皮膚病，毛都禿光的癩皮狗洗澡，藥浴；清洗便盆；帶狗到後面公園散步，以及協助醫療。記得有一隻阿富汗犬，患有嚴重的毛囊蟲感染症，身體多處紅腫、潰爛，為方便上藥，一身長毛全部剪掉，每次洗完澡都得用藥水塗擦全身，經過兩個多月的治療，逐漸地好轉，毛也長出來了。這可說是當義工足以稱道的成就感。

流浪動物之家成立之初，尚無固定的場所來收容這些朝不保夕的流浪犬貓，僅能暫時寄養在台北市多家獸醫院中，景美獸醫院即是其中一家，因其醫院較為寬敞且有地下室，最多時曾收養四十隻犬貓。而當這些犬貓齊聲狂吠時，其音量足以掀翻屋頂，盛況空前，無以倫比。醫院中吳、王兩醫師，每日除了飽受犬吠噪音的喧擾外，有時還會遭受鄰家不平的抗議與恐嚇威脅，精神壓力之大難以想像。直到福和橋下的保育場有了著落，寄住的犬貓才一一送入保育場，僅留下生病或患有皮膚病的犬貓在醫院中，繼續接受治療。

流浪動物之家的經費來源，主要是靠社會上具有愛心的人士定期或不定期的捐助以及愛犬飼料公司的免費飼料捐贈。此外，還有具宣傳作用的義賣活動。我曾經參加了一次在東區的義賣汽球活動，那天每位義工手拿二十幾個汽球，揮著汗水，放棄出遊的假日，提高嗓門，為路人介紹流浪動物之家的現況極需要具有愛心的人士來協助與支持。每一份愛心，即使是區區五塊錢都足以使一個流浪生命獲得重生。每位義工使出渾身解數，希望能多賣些汽球，多募些捐款，每人口乾舌燥、疲憊不堪。令人氣結的是，有的人非但不支持，還向其他路人宣稱我們是斂財組織，不要受騙。這使我想，到還在街頭流浪挨餓或遭受車禍殘廢的狗貓，不禁哀悲世態炎涼，人情之淡薄。不過，令人感動的也有，有愛心的人士以一百元買來的汽球，願意捐出再讓我們義賣。人情之濃淡，乍時成為強烈對比，令人為之動容。

在保育場當義工時，認識了焦小姐、書文和建宏。焦姐自己家裏養了十幾隻流浪狗，照顧的時間都不夠了，每天還到保育場為狗貓洗澡、清洗便盆，每每遇到有小狗生病、不吃飯，就著急地嘔泣起來，好像遭受痛苦的是她自己一般。感情豐富而纖細，心地善良富有愛心的她，著實令我感佩。提起書文，她是一個穿梭在流浪狗間，逗得狗兒開心的快樂義工。記得，剛認識她時，身著T恤，短熱褲，還戴著一副墨鏡，臉頰兩旁泛著桃色紅暈，活像個小天使，她也是一個相當愛狗而頗具愛心的人，光從她和狗兒親暱的行為來看，這樣的讚賞一點也不為過。建宏是高中生，有著結實的肌肉、健康的膚色，保育場中很多粗重的差事都是他完成的。很多患嚴重皮膚病的狗在他長期的洗澡藥浴及治療下，漸漸地痊癒，並恢復往日奕奕的神采。

在大四升大五那年暑假，我因到墾丁及綠島實習，而暫時離開保育場約三個月。在大五上學期時，周日偶爾抽空回保育場看看闊別已久的狗兒，有的狗還記得我，對著我猛搖尾巴，有的是新送進來的陌生臉孔，不停地對我吠叫。當時

的保育場亦改變了不少，義工的面孔也都很陌生，唯一不變的是建宏，仍穿著背心及野戰迷彩短褲穿梭於狗兒之間，洗狗、餵飯的動作比以前乾淨俐落，熟練不少。

大五上學期結束時，獲悉保育場極需短期工讀生的幫忙，我找了十位學弟妹到福和橋下保育場了解工作情形。學弟、妹們都因寒假有事而無法留下幫忙，紛紛離去。當天，見到了書文，一頭亂髮，無采的雙眼伴著黑眼圈，臉色蒼白，神情黯然。站在洗衣機旁，一邊洗衣，一邊訴說著保育場的往事。從她的口吻中，得知在我離開半年間，保育場似乎經歷了一場浩劫，百廢待興。我還記得，那天狗籠上還堆放著數隻未送焚化的死狗屍體，發出陣陣的惡臭。聽了她的一席話，不禁悲從中來，深覺滄海桑田，人事全非。保育場的盛況已不復當年，皮膚病區多了不少癩皮狗，病房裏狗滿為患，還有好幾窩嗷嗷待哺的小狗爭相叫嚷著要吮奶；保育場內的狗貓竟多達一百三十多隻。而大部分的狗都感染有內寄生蟲，糞便中帶血的，到處都是。從那日起，我再度回到保育場，當義工並兼行密醫，將所學應用在罹病的狗貓身上，並和書文利用晚上的時間在辦公室整理保育場所有狗貓的資料及一一建档。每隻狗都編號而掛上狗項圈，大部分的健康狗也一一給予預防注射。會同一些新認識的義工，一同整頓保育場的環境，及治療皮膚病狗，定期給予藥浴或噴藥治療。經過二、三個月的辛苦努力，總算控制了皮膚病的蔓延，死狗的數量也急遽減少，環境衛生情形亦改善了不少。

在新認識的義工中，有好幾位年紀尚不滿二十，有的正面臨升學，不願課業的繁重，前來熱心的幫忙，令人讚佩。渝志、文宇、建宏三人是高中同學，渝志早熟、懂事容易相處且重朋友道義。文宇穩重誠實，體格壯碩。怡寧、怡善是一對非常愛狗的姐妹。怡寧單純、懂事具文學素養，是個完美主義者。怡善心思細膩、心地善良。宗佑、惟誠是大誠高中的同學，具愛心、隨和而容易相處。元寶唸華夏工專，直而不慙，內向少話但一出言往往令人莞爾。穎如年紀最小，但富機智，聰明又有愛心。秀立，是國立藝專美工科學生，宣傳海報別具風格，頗有藝術才華，為人心直口快，最擅仗義直言。笑起來時像極張清芳，眼睛眯得可愛。小楊是保育場的管理員，住在保育場內天天與狗兒為伍，綽號「狗王子」、「狗王之王」，做起事來有條不紊、不急不徐，個性溫和，富感情但不輕易流露。不苟言笑，却時有一語博眾歡的情形發生。

我們這一羣義工，都是利用假日到保育場，幫狗洗澡、餵飯、整理周遭環境、清洗便盆、溜狗及和狗兒玩成一片。在保育場中，有好幾隻狗都是因車禍而致終身殘廢。安琪是一隻公狗有著雪白的長毛，後肢麻痺，拖著雙腿走路，個性活潑，一放出狗籠便追著其它的狗邊跑邊叫，嗓子都叫啞了也不停止。喜樂蒂是隻牧羊犬，也是車禍造成後肢麻木而不良於行，因長期地關在狗籠內而有嚴重的褥瘡。後來，是由熱心的葉醫師幫忙做了斷尾及截肢手術，褥瘡才逐漸好轉。此外，葉醫師還免費製作輪椅給喜樂蒂使用。小兄弟是一隻長得非常俊秀的公狗，却有著和喜樂蒂相同的命運，牠的輪椅也是葉醫師的精心傑作，可惜使用還不到兩個月，小兄弟就因患重疾而在獸醫院安樂死了。貝貝是隻土黃色的秋田犬，個性馴良，因患黑色素褪症而致雙眼失明，鼻頭、口唇及腳掌的黑色素也都因之而逐漸褪去。小虎，視神經受傷而失明，長期住在狗籠內，因潮濕而得到皮膚病，毛都禿光了。吃飯時，唯恐被搶走而邊吃邊叫，看了令人鼻酸。露比是

雙紐波利頓犬，被主人遺棄後被小楊帶回保育場，牠和小楊的感情至為濃厚。藍波是隻狼犬，牙齒掉光，舌頭太長垂在外面，和牠玩都會被牠的口水噴得滿臉都是。來來也是隻狼犬，身染皮膚病，熱情而激動，牠的住處籬笆都給扯壞了。此外，還有娃娃、小白、豬小妹、八妹、九妹、日本鬼子、箱子、邈邈、肥仔、洞洞、乖乖、小黃、小老頭、大白熊、廣仔、老媽子、來福、大頭仔、禿頭、頑皮鬼、黑頭、小可樂、大呆、小花……等等。牠們都是健康活潑而漂亮的好狗，可惜還未遇到願意收養的主人，牠們也是義工們最貼心的玩伴。每次牠們都會爭相在義工腳下撒嬌，期待我們的撫摸、搔癢。義工們也只要看到這羣惹人愛憐的狗兒，就會忘却一整日的疲憊與辛勞。

× × ×

如今，入伍在即。回想起這一年多當義工的日子裏，不計其數的流浪生命在保育場中成長、茁壯，獲得最佳的照顧，也有不少的生命在無情的病魔摧殘下死去。保育場的狗貓說起來遠比還在街頭流浪的犬貓要幸福的多，不知還有多少流浪生命，在躲避車輪無情的輾壓之餘，還要飽受環保單位捕殺的驚嚇。牠們的生命何其卑微？牠們的遭遇何其可憐無辜？有多少人曾意識到牠們的存在呢？眼看香肉店的招牌林立，令人怵目心驚，彷彿流浪犬的墓碑般，多麼令人痛心與憤慨。一個流浪動物之家的成立，雖不能解決台北市十五萬隻流浪犬貓的問題，却提醒著我們正視這個問題，高喊環保口號的人士，是不是也該走上街頭看看流浪街角的生命，牠們的生命脆弱到隨時都可能成為柏油路中的一灘模糊血肉。環保單位的野犬捕殺率實在「追不上野犬的繁殖率」。因此，捕殺野犬實非根本解決之道，最仁道的方式是實施節育手術。任何養狗人家都要有這種觀念，不但從家犬做起，還不能任意將家犬趕出家門，這樣才能真正扼止流浪犬的急速增加。街上的流浪犬有大半是被主人拋棄的，這些喪家犬成為所謂的「野犬」，牠們的命運也因此而步上坎珂、多舛之途。

在國內，動物生命尚未因立法而受到保障前，任何保護動物的呼籲與活動，是那麼的可貴而令人感動，但也特別顯得孤獨與薄弱。我在保育場認識的那羣義工朋友，牠們的心地是那麼純真與善良，熱愛生命的本性處處流露。從牠們照顧動物的專注神情中，我看到了「真、善、美」，那種感覺深深地觸動我的心坎。能夠與這麼多可愛又可敬的朋友相識，是我永生所難以忘懷的。誠摯地祝福他們，也祝福所有的流浪生命都能早日有個溫暖而安穩的歸宿。

評語：

題材特殊，寫動物之愛，表現出「萬物與我並生而不害」的仁者心腸。平鋪直敘，稍欠曲折。